

茶度山恩仇記  
一〇

基度山恩仇記 第二分冊目錄

第三十一章	意大利：水手星巴德	(四七)
第三十二章	醒來	(四九)
第三十三章	羅馬強盜	(五〇)
第三十四章	顯身	(五一)
第三十五章	鎚刑	(五二)
第三十六章	狂歡節在羅馬	(五三)
第三十七章	聖·西伯斯坦的陵墓	(五四)
第三十八章	訂期相會	(五五)
第三十九章	來賓	(五六)
第四十章	早餐	(五七)
第四十一章	介紹	(五八)
第四十二章	伯都西奧先生	(五九)
第四十三章	阿都爾別墅	(六〇)
第四十四章	爲親報仇	(六一)
第四十五章	血寫	(六二)

第四十六章	無限邊	(七九)
第四十七章	灰斑馬	(六六)
第四十八章	人生觀	(六一)
第四十九章	海蒂	(九五)
第五十章	摩萊爾一家人	(八一)
第五十一章	巴雷穆斯和狄絲琵	(八三)
第五十二章	毒藥學	(八六)
第五十三章	『惡棍羅拔』	(八四)

一八三八年年初，兩個屬於巴黎第一流社會的青年，阿爾拔·馬瑟夫子爵和弗蘭士·伊辟楠男爵，到了弗勞倫斯。他們是約定來參觀那一年羅馬的狂歡節的，事先說定由弗蘭士充當阿爾拔的導遊人，因為前者最近這三四年來一向都住在意大利。在羅馬度狂歡節不是一件小事，尤其是假如你不十分願意在飄泊爾廣場或凡塞諾廣場上過夜的話，所以他們寫信給愛斯盆廣場特旅館的老板派里尼，吩咐為他們保留幾個舒適的房間。派里尼老板回信說，他只有兩間寢室和一間內房，是二等房間，租金很低廉，每天只要一個路易。他們接受了他的建議，但為了想儘量好好地利用多餘的時間，阿爾拔就動身到那不勒斯去遊覽。至於弗蘭士，他依舊留在弗勞倫斯。在這兒過了幾天以後，當他已踏入過幾家號稱所謂樂園的俱樂部，「他」在弗勞倫斯的幾家貴族家裏度過兩三個夜晚以後，他的頭腦裏忽然發生了一個奇想：在訪問了蒲拿帕脫的接盜科西嘉以後，想再去訪問一下拿破崙的駐地愛爾巴。

有一天傍晚，他解開一艘繫在勒格翁港內鐵環上的小船，跳到船裏，用他的披風裹住身體，躺在船底，對船員們說，『開到愛爾巴島去！』那艘小船像一隻鳥兒似的射出了港口，第二天早晨，弗蘭士便在費拉哥港棄舟登岸。在踏過了那位巨人所留下的足跡以後，他又在島上遊覽了一番，然後重新上船，向馬里西亞納駛去。兩小時以後，他在庇亞諾薩上岸，他曾聽人若有其事地說過，那兒遍地都是紅色的鷓鴣。但打獵的成績却很壞；弗蘭士只射死了幾隻鷓鴣，而像每一

個失敗的獵人一樣，他回船的時候就大發脾氣。

「啊，假如大人高興，」船長說，「您可以有一個絕妙的地方打獵。」

「在那兒？」

「您看見那個島嗎？」船長指着一堆聳立在蔚藍的海面上的圓錐形的東西說。

「嗯，這是什麼島？」

「基度山島。」

「但我沒有在這個島上打獵的許可證呀。」

「大人無須乎要許可證，因為那個島上是沒有人住的。」

「啊，真的！」青年說。「地中海中的一個荒島真可算是一件怪事了。」

「那是非常自然的；這個小島是一大堆岩石，島上可耕種的地一畝都沒有。」

「這個島是屬於那一國的？」

「屬於多斯干尼的。」

「那兒有什麼可以供我打獵的？」

「成千頭野山羊。」

「我想它們大概是舐石頭過活的吧，」弗蘭士帶着一個懷疑的微笑說。

「；石縫裏有小樹生長出來，可以啃吃嫩葉。」

以馬上離開。我們黑夜白天都是一樣能航行的，假如風息了，我們可以用槳。」

弗蘭士離開和他的同伴重聚的時間還早，而對於羅馬的寓所又已別無其它困難，所以他就接受了那個建議。一聽到他已作肯定的答覆，水手們就互相低聲交談了幾句話。「喂，」他問道；「怎麼樣？還有什麼困難要克服的嗎？」

「不，」船長答道，「但我們必須警告大人，那個島是很麻煩的。」

「你是什麼意思？」

「就是，基度山雖然沒有人住，但偶或也被走私販子和海盜用來作避難所，他們都是從科西嘉，撒地尼亞，或是非洲來的；假如被人知道我們會到過那兒，則我們在回到勒格翁的時候，就得被檢疫所扣留六天。」

「見鬼！那就又是一回事了！六天！正巧是上帝創造世界所需要的時間。夥計，這個時間未免太長一點兒了吧。」

「但誰會說大人會到過基度山呢？」

「噢，我當然不會說，」弗蘭士喊道。

「我也不，我也不！」水手們同聲說。

「那末轉舵向基度山。」

船長下了幾個命令；船頭開始向那個島轉過去；不久小船便已在朝那個方向航進。弗蘭士等到一切手續都已完畢；當那船帆已吃飽了風，四個水手已站定了地位，三個在船頭，一個在船尾，然後他才重新拾起話頭。「蓋太諾，」他對船長說，「你告訴我說基度山是海盜的一個避難



所，據我看，他們可並不像山羊那樣好玩的呀。」

「是，大人；這是真的。」

「我知道走私販子是有；但我想，自從阿爾及耳被攻克，攝政制度被摧毀以來，海盜似乎只是考伯和瑪約上尉的傳奇小說中的人物了吧。」

「大人錯啦；海盜是有的，正像現在還有強盜一樣，——大家不是都相信強盜已被教皇利奧七世消滅了的嗎？可是他們每天還在羅馬的城門口搶劫旅客。大人難道沒有聽說過，六個月前，法國代理公使在離維里德麗門五百步以內被搶的那回事嗎？」

「噢，是的，我聽說過。」

「好了，那末，假如大人也像我們一樣長住在勒格翁，您就會時時聽到人說，一艘小商船，或是一艘英國遊艇，本來是要開到巴斯蒂亞，費拉哥港，或維岐阿港去的，而結果竟沒有到；誰都不知道那條船怎麼樣了，無疑的是觸到一塊岩石上沉沒了。哼，它所碰到的這塊岩石却是一艘又長又狹的船，船上有六個人或是八個人，他們在某一個風高月黑的夜裏，在某一個荒涼淒慘的小島附近上去襲擊它，搶了它，就像強盜在一座樹林的轉灣角上搶劫一輛馬車一樣。」

「但是，」裹緊了披風躺在小船底裏的弗蘭士問道，「那些遭搶的人為什麼不向法國，撒地尼亞，或是杜斯干尼政府去控告呢？」

「爲什麼嗎？」蓋太諾微笑着說。

「是的，爲什麼？」

「因爲首先他們把帆船上一切他們認爲值得拿的東西都搬到他們自己的小船上，然後他們把

船員的手腳都綁起來，他們給每一個人的頸子上都綁上一個廿四磅重的鉛丸；在帆船底下鑿一個大洞，然後他們就離開它。十分鐘以後，那艘帆船就開始前後左右地擺盪起來，然後就沉下去了；一會兒傾到這一邊，一會兒傾到那一邊。它沉浮了幾次，突然間發出放大砲似的一聲巨響，——這是甲板裏的空氣爆炸了。不久，排水孔裏就像鯨魚的噴水口似的竄出水來；帆船發出最後的一聲呻吟，連翻了幾個跟斗，就不見了，只在海洋裏造成了一個大漩渦，於是一切就完了。在五分鐘之內，只有上帝的眼睛才能看到帆船究竟躺在海底的那一角。你現在懂得，」船長大笑著說，「爲什麼沒有人向政府去控告，爲什麼帆船不會到港的原因了吧？」

要是蓋太諾在提議遠征行獵以前講了這番話，弗蘭士在接受他的建議以前大概會猶豫一下；但現在他們已經出發了，他認爲退後就是示弱。有些人不會輕率地自甘去冒險，但假如危險臨頭的時候，却能以泰然自若的冷靜態度去對付它，他便是那種人之一。有些人很鎮定果敢，他們把危險看作一次決鬥中的一個敵手；他們計算它的動作，研究它的進攻；他們的退後只是爲了喘一口氣，並不是表示懼怯；他們懂得一切於自己有利的地方，能一擊殺死敵人，他也是那種人之一。「嚇！」他說，「我遊遍了西西里和卡拉布里亞，我曾在多海島（註●）上航行過兩個月，可是海盜或強盜我却連影子都從來沒有看見過一個。」

「我講這篇話給大人聽，並不是要您改變計劃，」蓋太諾答道；「但您問到我，所以我回答您，——只是如此而已。」

「是的，我親愛的蓋太諾，你這番話有趣極了；我希望能好好地回味它一下，駛到基度山去吧。」



風勢很猛；小船以每小時六七海哩的速度航進；他們正在很迅速地接近航行的目的地。當他們接近過去的時候，那個島似乎像是從海底裏升起來的一個龐然大物，透過薄幕餘輝裏的明朗的氣氛，他們可以辨別出岩石一塊靠一塊地堆疊着，像一座武器庫裏的砲彈一樣，在石縫裏，他們可以看到生長着青綠色的灌木和小樹。至於水手們，他們在表面上雖然十分平靜，但顯然抱着戒心，他們正非常小心地注視着那展開在他們前面的玻璃一般光滑的海面。海面上只能看到幾艘漁船和它們的白帆。當他們只離基度山十五哩的時候，太陽開始沉落到科西嘉的後面，科西嘉的羣山襯托着天空劃出明確的輪廓，雄勁地呈露着崢嶸的山巔；這座大岩山像巨人亞達麥斯脫似的聲勢汹汹地俯視着小船，它遮住了太陽，而太陽染紅了它較高的山巔。陰影漸漸從海上升起，似乎在驅逐落日的餘輝。最後，太陽的殘輝停止在山頂上，在那兒逗留了一會兒，把山頂染成火紅色，像一座火山的尖端；然後，陰影漸漸地吞沒了山頂，像它剛才吞沒山腳一樣；而全島現在變成了一座灰色的山，不斷地愈來愈昏沉。半小時後，夜就很黑暗了。

幸而海員們走慣這些航路，熟知杜斯干多島海裏的每一塊礁石，因為在這樣的昏黑之中，弗蘭士並不是毫無不安的。科西嘉早已不見了，基度山也不知隱在何處；但水手們却似乎像大山貓一樣，能在暗中看物，而把舵的梢公也沒有露出絲毫猶豫。太陽落山以後又過去一個鐘頭了，弗蘭士好像覺得在右手四分之一哩路那面看到一大堆黑黯黯的東西，但認不出那究竟是什麼東西，而爲了怕把一片浮雲錯認作陸地以致引起水手們的笑話，他依舊保持着沉默。突然間，岸上現出一大片光來：陸地或許一片雲，但火光卻不會是一顆殞星。「這片光是什麼？」他問。

「別出聲！」船長說；「那是火光。」

「但你告訴我島上是沒有居民的呀！」

「我說那上面沒有固定的居民；但我也說過有時它是走私販子的港口。」

「並且還有海盜？」

「並且還有海盜，」蓋太諾把弗蘭士的話重述一遍。「就爲了那個理由，我才吩咐駛過那個島，因爲，您也可以看到，那火光是在我們的後面了。」

「但這個火光，」弗蘭士又說，「在我看來，倒不是使我們應該警戒而是應該使我們放心的；凡是不願意被人看見的人是不會舉火的呀。」

「噢，這個理由不能成立，」蓋太諾說。「假如您能在黑暗中猜到這個島的方向，您就不會知道，那一片火光從側面或從庇亞諾薩看過去是望不見的，只有從海上才看得到。」

「那末，你以爲這一片火光等於宣佈有不速之客在那兒嗎？」

「那正是我們必須確定的事。」蓋太諾回答，他的眼睛釘着這顆陸上的星。

「你怎麼去確定呢？」

「您一會兒就知道了。」

蓋太諾和他的夥計們商量起來；經過五分鐘的討論以後，就採取了一種行動，使小船掉過頭來。他們朝來時的方向回轉去，幾分鐘以後，火光不見了，已被一片隆起的高地遮住了。舵手又改變小帆船的方向，船便急速地向島靠攏去，不久就進入離島五十步的距離之內。蓋太諾扯落船帆，小船就不動了。這一切都是沉默中完成的，自從他們改變方向以來，就不曾說過一個字。這次遠征行獵是蓋太諾建議的，所以他自動負起全責；四個水手的眼睛都釘在他的身上，同

時並把他們的槳準備好，以便隨時可以划開去，關於這一點，感謝黑暗，大概是不難實行的。至於弗蘭士，他以極端冷靜的態度檢查了一下他的武器。他有兩支雙銃槍和一支來復槍。他裝上子彈，望着槍機，靜靜地等着。在這當兒，船長已脫掉他的背心和襯衫，把他的褲子綁在腰部；他本來是赤腳的，所以根本沒有鞋襪可脫。這些步驟完成以後，他用手指在嘴唇上按了一按，無聲無息地滑入海裏，極其小心地向岸邊游過去，沒有發出一絲最輕微的聲音。只有從那條發燐光的水痕才能追蹤到他。這道痕跡不久也不見了；顯然他已到岸了。在半小時內，船上的每一個人都一動不動，當那道同樣發光的痕跡又出現時，他用力划了兩划就又回到船上。

『怎麼樣？』弗蘭士和水手們同時齊聲問。

『他們是西班牙走私販子，』他說；『還有兩個科西嘉強盜和他們在一起。』

『科西嘉強盜怎麼會和西班牙走私販子一起在這兒呢？』

『唉！』船長用基督教徒那種極其慈悲的口吻回答說，『我們應該永遠互相幫助。強盜常常被憲兵或馬槍兵逼得走頭無路；嘿，他們看到一條小船，而船上是像我們這樣的好人。他們就來要求我們庇護。對於一個被追得走頭無路的可憐虫，你怎麼能拒絕幫忙呢？我們就收留了他們。而爲了更安全起見，我們就駛到海上來。這在我們並沒有破費什麼，但却救了一個同類人的性命，或至少是救了他的自由，而他，一有機會就會報告我們，指示一個安全地點，使我們可以把自己的貨物順利地卸到岸上。』

『啊！』弗蘭士說，『那末你偶而也走私的了，蓋太諾？』

『大人，人總得樣樣都幹一點，我們總得要生活的呀，』對方帶着一個難以形容的微笑回

答。

「那末你認識基度山上現在那些人的囉？」

「哦，是的，我們水手就像是互助團團員（註①），可以憑某種暗號互相認識的。」

「假如我們上岸去，你以為不要緊的嗎？」

「一點都不必怕！走私販子不是賊。」

「但那兩個科西嘉強盜呢？」弗蘭士說，心中計算着危險的可能性。

「呃！」蓋太諾說，「他們做强盜可不是他們的錯；那是當局的錯。」

「怎麼會呢？」

「他們所以被追得走頭無路，是因為「摘了一個瓢兒」，而當局像是以為科西嘉人的天性裏不該有為自己復仇的念頭似的。」

「你這「摘了一個瓢兒」是什麼意思，——暗殺了一個人嗎？」弗蘭士繼續盤根問底地說。

「我的意思是他們殺了一個仇人，那和普通的暗殺就大不相同了，」船長答道。

「好吧，」青年說，「那末我們去求這些走私販子和強盜的庇護吧。你想他們肯不肯？」

「一定肯的。」

「他們有多少人？」

「四個，加上那兩個強盜，一共六個。」

「正和我們相等，那末他們假如要搗蛋，我們也能夠抵擋他們；我最後一次對你說：駛到基度山去吧。」

『是；但大人得允許我們採取某種預防的措置。』

『只管做吧，要像尼斯脫（註①）一樣的聰明和烏爾西斯（註②）一樣的慎重。我不但允許，而且還鼓勵你這樣做。』

『那末，別出聲！』蓋太諾說。

每一個人都服從。像弗蘭士這樣一個能認清事物的真相的人，知道他所處的地位的確很嚴重。他現在是孤伶伶的獨自和一羣水手在黑暗裏，他並不認識他們，他們沒有理由要盡忠於他；他們知道他的腰帶裏藏着幾千里佛；他們曾屢次把玩他的武器，他那幾支槍是非常漂亮的，當他們把玩的時候即使說並不帶着嫉忌，至少却充滿着好奇心。在另一方面，他却就要上岸了，而除了這些人以外，他再無其它任何的保護，這個島雖然有着一個非常富於宗教意味的名字，但在弗蘭士看來，除了感謝走私販子和強盜的庇護以外，似乎並不比基督被釘死的地點卡爾伐雷更能得到上帝的保佑。帆船被繫的那種故事，在白天像是難以相信的，但在夜裏想來却似乎非常可能。處在這兩種想像的危險之間的他，就不敢把他的眼睛離開船員，或把他的手離開槍。

可是，水手們又已扯起帆，帆船又破浪前進了。弗蘭士的眼睛現在比較習慣於黑暗了，他可以從黑暗中辨別出小船順着它航行的那個花崗石的巨人；然後，轉過一塊岩石，他看到了明亮的火光，火光週圍坐着五六個人。火焰照亮了一百步週圍以內的海面。蓋太諾沿着光圈的邊緣航行，小心地使船保持在光線之外；然後，當他們駛到火光正面的時候，他就筆直地駛入光圈的中心，口裏唱起一曲漁歌，他的夥計們也同聲合唱。歌聲一響，坐在火堆週圍的人就站起身向登岸的地方走過來，他們的眼睛死釘着小船，顯然是來判斷來勢和推測來意的。不久，他們像是滿意

了，就回到（只有一個人還站在岸邊）他們的火堆那兒，火堆上正烤着一隻整個的野山羊。當小船進入距岸二十步之內時，灘頭上的那個人就把他的馬槍做了一個哨兵遇見巡邏兵的姿勢，並用撒地尼亞語喊道，『那一個！』弗蘭士冷靜地把手指按在槍機上。蓋太諾和這個人交談了幾句話，這幾句話那位遊客雖然不懂，但顯然是在講他。

『大人願不願意通名道姓？』船長問。

『我的名字不能講出來；只說我是一個來遊玩的法國旅客就得了。』

蓋太諾把這個答覆傳達以後，哨兵就對坐在火堆週圍的人之中的一個發了一聲命令，那個人就站起來消失在岩石堆裏了。誰都沒有講話，每一個人似乎都在忙着他自己的事，——弗蘭士忙着手作上岸的準備，水手們忙着收帆，走私販子們忙着烤他們的野山羊，——但在這一切互不相關的動作之中，他們却顯然互相在打量對方。那個走開的人突然從他離開的那個地方的對面回來了；他用頭向那哨兵示意，那哨兵就轉向小船，說出“*S'accommodi*”這個字。“*S'accommodi*”這個意大利字是無法翻譯的；它的意義同時包含着：『來吧；請進；歡迎光臨；只當在你自己家裏一樣；你就是家主了。』這個字就像那句使穆理爾非常驚異的土耳其語 *Le bourgeois gentilhomme* 所指的事物的數目同樣繁複。水手們不等第二聲邀請，用槳猛划四划就已到達島邊。蓋太諾一躍上岸，和那哨兵交談了幾句；接着他的夥計們也上岸；最後才輪到弗蘭士。他把一支槍背到自己的肩頭，另一支由蓋太諾捐，而他的來復槍則由一個水手拿著，他的服裝半似藝術家，半似花花公子，並沒有引起對方的懷疑，因此也沒有惹起什麼不安。小船已繫在岸邊，他們向前走了幾步，找到了一個舒服的露宿地點；但他們所選擇的地點無疑地不合那個當哨兵的走私販子的



心意，因為他大聲喊道，『請你們別在那兒。』

蓋太諾啞啞地道歉了一聲，向對面走去，有兩個水手已在火堆上點燃了火把，照着他們走。他們約摸前進了三十步左右，然後在一小堆岩石環繞的空地上停下來，空地裏已開闢得有坐位，倒像是哨兵的站崗亭。四週的岩石縫裏生長着幾株矮小的橡樹和繁密的金蟻花叢。弗蘭士用一支火把向地下照看，憑着火把的光看到一堆灰燼，證明這一塊隱蔽的地點並不是他第一個發現的，而無疑的是那些好奇的訪問者在基度山的駐足點之一。至於他以前的種種預測，在他上陸以後，在他看到那批主人的無所謂的——即使不算友誼的——態度以後，他的成見已經打消了，或更正確一點的說，是看到那隻山羊以致他的念頭轉到食慾上去了。他向蓋太諾提起這一點，蓋太諾回答說，預備晚餐是最容易不過的事了，因為他們的船裏有麵包，酒，和半打鸚鵡，只要生起一堆好火來烤熟它們就得了。『而且，』他又說，『假如他們烤肉的香味引誘了您，我可以拿兩隻鳥去和他們換一塊來。』

『你倒像是天生的外交家，』弗蘭士答道；『去試試看吧。』

在這當兒，水手們已拾了許多枯枝，生起一堆火來。弗蘭士，嗅着烤山羊的香味，正在等得不耐煩的時候，船長帶着一種神秘的神色回來了。

『怎麼樣，』弗蘭士問道，『有什麼新消息？他們拒絕了嗎？』

『正巧相反，』蓋太諾答道，『首領聽說您是一位法國青年，就請您去和他一同用晚餐。』

『哦，』弗蘭士說，『這位首領倒非常客氣，我看也不必反對吧，——尤其是我還帶了我那一份晚餐去。』

「噢，不是那個。——他的晚餐豐富得很呢；但他有一個附帶的條件方能請您到他的家裏去。」

「他的家！難道他在這兒蓋了房子了嗎？」

「不，但反正他有一個非常舒服的住處，這是他們說的。」

「那末你認識這位首領嗎？」

「我聽人說到過他。」

「是好的壞？」

「都可以說。」

「見鬼！是什麼條件呢？」

「您得蒙住眼睛，直到他親自吩咐您的時候才可以把綁帶取下來。」弗蘭士望着蓋太諾，想看看他對於這個建議是怎樣的想。『啊，』他猜到了弗蘭士的念頭，就回答說，『我知道這是值得想一想的。』

「假如你處在我的地位，你怎麼樣？」

「我，我是光棍一身，沒有麼可失的，——我當然去。」

「你會接受嗎？」

「是的，就算只是出於好奇心。」

「那末，這位首領有非常奇特之點嗎？」

「聽着，」蓋太諾壓低了聲音說：「我不知道他們說得真不真——」他停住口，看看附近有

沒有人。

「他們怎麼說？」

「說這位首領住在一個岩洞裏，和它一比，碧帝宮簡直就不算一回事了。」

「瞎扯！」弗蘭士說着就又坐了下來。

「這不是瞎扯；這是很真的。聖·費狄那號的舵手卡瑪曾經進去過一次，他出來以後奇怪得不得了，發誓說這樣的金銀珠寶只有在童話裏才聽到過。」

「你知不知道，」弗蘭士說，「假如這種故事是真的，你這不是領我到阿里巴巴的魔窟裏去了嗎？」

「我只是把聽到的話告訴您而已。」

「那末你勸我接受嗎？」

「噢，我沒有那樣說；大人儘可悉聽尊便。這件事我可不敢勸您。」

弗蘭士想了一想，覺得一個人既然那樣有錢，就決不會想搶他腰中的區區之數；既然前途只是一頓美好的晚餐，他就接受了。蓋太諾帶着他的答復走了。弗蘭士是很審慎的，很希望儘可能的多多知道關於他這位東道主的一切。在這一段對話的當兒，他看到一個水手坐在旁邊，莊重地翻弄着鷓鴣，帶着一種很以他的職守爲榮的神氣，於是他轉向這個水手，問這些人是怎麼來的，因爲根本看不見有什麼帆船。

「那個大可不必担心，」那水手回答說，「我知道他們的帆船在那兒。」

「那是一艘非常漂亮的帆船嗎？」